

# 婚礼蛋糕 Une pièce montée

“是谁发明了这么滑稽的蛋糕。  
这么个蛋糕增加了婚姻的谷粒。  
开心果和未发酵的面包做成的肉叶。  
杏仁和面粉做成的玫瑰的硕大金字塔。  
这么个要在奶油夹心蛋糕上的糕点怪物。  
还有这对立在洞房的新人。  
订婚就象征了什么？两个人历经重重考验？  
是随升入快乐的七重天？自以为是地宣告爱情能够持续到永远？”

[法] 布朗丁·勒·加莱/著 曹冬雪/译  
湖南教育出版社

## 婚礼蛋糕

鸢尾花丛书

08

我们就像婚礼蛋糕顶端的泡芙小人，  
在婚姻面前，  
摇摆不定。

## Blandine le Callet

《婚礼蛋糕》

获得法国2007年度 René Fallet 文学奖



布朗丁·勒·加莱

1969年出生。曾就读于枫特内-圣克努高等师范学校，是“关于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及修辞研究中心”的成员，现在担任巴黎第十二大学拉丁语研讨会的主讲人。她于200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——《婚礼蛋糕》。随即，这本著作为她赢得了法国2007 René Fallet 文学奖。



鸢尾花  
丛书

手  
礼  
蛋  
糕

Une pièce  
montée

[法] 布朗丁·勒·加莱 / 著 曹冬雪 / 译  
湖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礼蛋糕 / (法) 加莱 著; 曹冬雪 译. —长沙:

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08.3

(鸢尾花丛书.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55-5459-8

I. 婚… II. ①加…②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1939 号

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:

[www.xdwh.com.cn](http://www.xdwh.com.cn)

实名: 兄弟文化

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*Une pièce montée*

© Editions Stock, 2006

图字: 18-2007-095 号

## 婚礼蛋糕

鸢尾花丛书 08

著者: 布朗丁·勒·加莱 (Blandine le Callet)

出版人: 黄楚芳 李永平

译者: 曹冬雪

市场总监: 张 辉

责任编辑: 王 芳 唐晓东

装帧设计: 谢 颖

出品: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E-mail: [editor@xdwh.com.cn](mailto:editor@xdwh.com.cn)

出版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邮编: 410007

社址: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8

字数: 105 千字

印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版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定价: 17.00 元

ISBN 978-7-5355-5459-8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

010-8447-8818

0731-430-2677

鸢尾花，多为蓝紫色、白色、黄色，五月开花，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，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“彩虹”之意，喻指花色丰富。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，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。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，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。



鸢尾花丛书

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1 《无法抚慰》     | Anne Godard        |
| 02 《一个不重要的秘密》 | Agnès Desarthe     |
| 03 《沉默女王》     | Marie Nimier       |
| 04 《我妻子的五张照片》 | Agnès Desarthe     |
| 05 《昆虫》       | Claire Castillon   |
| 06 《永无长久》     | Laurence Tardieu   |
| 07 《橙子嘴唇的姑娘》  | France Huser       |
| 08 《婚礼蛋糕》     | Blandine le Callet |
| 09 《克里斯蒂娜的囚徒》 | Max Monnehay       |
| 10 《典狱长官的女儿》  | Paule Constant     |

## 她们来了

她们来了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，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，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“新一代”：安娜·戈达尔、阿涅斯·德萨特、葆拉·康斯坦、玛丽·尼米耶、弗朗丝·雨泽、克莱尔·卡斯蒂蓉等等，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，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，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“新声音”。

法国女人，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·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·德·波伏娃，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，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，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、深刻、隽永的语言。

曾经带着文字，她们来过：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弗朗索瓦兹·萨冈，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，安妮·埃尔诺等等，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，引发过我们的思索，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。

然而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，我们

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、寂静的和短暂的。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。

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。现在，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。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！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：一个深长焦，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，让我们把她们读透；一个大广角，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，让我们把她们看全。

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，“新一代”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，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，人性最隐秘的角落，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“人”的灵魂呐喊。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，过去与现实的联系，不同人之间的关系（母女、夫妻、朋友等），表达中的困惑，理解与被理解；剖析着爱情和欲望，回忆和梦境，孤独和不安，欢愉和痛苦。

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，又是在读思想；既能观人，又可以自省。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，她们生活在与我们平行的时代，她们的处境，承受的压力，遇到的困惑，与我们多少相似。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，一扇对话的窗口。

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，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。

献给皮埃尔-安德烈及我们的三个小家伙



## 宝莲

她以为永远到不了那儿。这是趟糟糕的旅行。她不喜欢爸爸的新汽车,因为受不了皮革的味道。她差点病倒。但是过段时间也就习惯了。

爸爸妈妈不停地相互指责。没有激烈的争吵。从来没有激烈的争吵。相互间不怎么讲话,零星几句,谁也不大嚷大叫。好几个小时都这样,其实一路上始终这样。她不傻;她知道从索镇出发前,他们就已经起争执了。两人的不和大概持续了几个星期,甚至几个月。

他们时不时装出和睦的样子:全家到公园散步。两个钟头里,爸爸和他们玩耍,妈妈拍照。他们开怀

大笑，兴高采烈。他们以为这样就什么也不会被她发觉。但是不该这么认为，她不傻。

她很乖。应该听大人的话，因为他们知道区分好坏。她有时也觉得难受，甚至发现自己被强迫做些不感兴趣的事。不过她相信：大人的做法总是有道理的。她一声不吭地听从吩咐。因为，首先她想让妈妈高兴，妈妈经常被孩子们烦得忍无可忍。尤其还因为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她，希望大家把她遗忘在一个小角落里。做一个没有麻烦事的小女孩要容易得多：大家对她总是很满意，让她一个人安静待着。

刚才，她蜷缩在后排座上，呕吐感一直没有消失，她装作已经睡着，其实在听爸爸妈妈吵架。她知道爸爸有不少烦恼，他肩负家庭重任，不得不拼命工作，所以他经常不在家。但有一个赚钱的爸爸，她已经很幸运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不幸的孩子，有一些甚至没有食物充饥。当我们吃不完盘子里的勃艮第牛肉时，应该想到他们。

今天是个大日子。她第一次要做伴童。其实以前就做过，只是她不记得了，因为那时太小。除了她，还有克莱芒丝、阿德里扬、她的堂兄弟表姐妹们，还有其他家族的孩子，加起来一共十二个。有一次，她听见妈妈对爸爸说：“真滑稽！”她不明白为什么。后来，妈妈想法改变了，她说那么多孩子簇拥着新娘看上

去可爱极了。

婚礼中她要坐在前排，爸爸妈妈不会陪在身边，这让她称心如意。在第一排她可以清楚地观礼。这和平时做弥撒可大不相同：她确信她可以看得眼花缭乱，一点也不会觉得无聊。再说，这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弥撒，这可是一场婚礼。神父也许会讲些有趣的东西。她决定专心听他讲话，至少在开始的时候。

她会穿一件胸前带刺绣的粉色裙子和一双新凉鞋出席婚礼。这身装扮让她神气十足。妈妈昨晚把她头发剪短了，好让她露出“光洁的双肩”。今天早晨出发前，她照了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光彩照人。

和他们一起的有一个小女孩，得了一种无法治疗的怪病。这是妈妈说的。也许她看上去不漂亮，也许会在弥撒上失态，但这些都不是她的错，而是她的病导致的。我们要对她友善一些，不该对她评头论足。她完全和其他小女孩一样。

几天来，这个小女孩一直盘踞在她脑中。她“完全和其他小女孩一样”，妈妈不停地这样强调，宝莲反而觉得，她肯定与众不同。一想到婚礼上她们俩可能肩并肩站在一起，她满心好奇。这个小女孩得的是什么病呢？她为什么会失态呢？是因为她的病她才不太漂亮吗？她上学吗？最终，她意识到，为了见到这个生病的小女孩，她更加盼望婚礼的到来，她对当伴童

更加感到好奇、激动和兴奋。

车子停在一家高卢风格的饭店前，全家人下车吃午饭。要在平时，她会喜欢去饭店，但现在，她更希望伴着汽车音乐野餐，那样她可以四处乱跑，自己找乐子。她勉强在椅子上乖乖坐了一个小时。爸爸还是批评了她，因为她没有把手分别放在盘子两边。

“但愿你今晚表现好点，我可不希望别人说我的孩子没有教养！”

今晚，她当然会表现得无懈可击，完全照大人吩咐的去做。她会是阿德里扬的榜样。

她胃口十足地吃了“儿童套餐”里的牛排和炸薯条，但是她把香草草莓双球冰淇淋让给了弟弟。

“不错，把冰淇淋给了弟弟，是个大方的孩子。”

而她，她其实是因为想到阳光下汽车里的皮革味儿，胃里翻江倒海。如果她在车里吐了，爸爸一定会不高兴。而且，还可能弄脏了自己的一身行头。所以她宁愿不碰甜点。

饭后，妈妈带他们三个去上厕所，让他们各自洗了洗脸，在停车场，给他们换了衣服。重新上路的时候，她穿着漂亮的粉色裙子，洁白的凉鞋，戴着从二手市场买来的精致发夹。

现在，她迫不及待地等着到达目的地。据妈妈的说法，没多远就到了，但其实，路途比预期的长很多，

因为最后一段爸爸有点搞错方向。贝朗热尔和文森给的地图实在不怎么样，所以爸爸才会搞错。妈妈拿出地图来研究，看能不能找到路。汽车加速前进，车身摇个不停。

爸爸心烦意乱：

“我们压根没法准时到！”

她默念着：不！不！不！想到会错过一场等了那么久的婚礼，她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她向自己的守护天使祈祷，但愿爸爸妈妈早点找准方向，全家可以及时赶到贝朗热尔的婚礼。

她的愿望几乎立刻就实现了。这意味着她的守护天使在那儿，就在她身边，在汽车里，即使车里没多少位子。他们到了。她一眼就看到教堂的钟楼。就在那时，灾难发生了：阿德里扬吐了。克莱芒丝尖叫起来。宝莲克制住自己，可千万不能像阿德里扬那样。她满心恐慌，一只手捂住鼻子和嘴，另一只手赶紧按住按钮，把车窗玻璃降下来。一边是爸爸的咆哮、阿德里扬的哭声、妹妹的尖叫，一边又担心自己会呕吐，她惊慌失措。爸爸妈妈嚷嚷起来，看得出他们彼此都很恼火。

她迅速下了车，几步走到树下，闭上眼，缓缓深呼吸，涤肺。她一下感到树阴的清凉，空气的纯净。不同于早晨在索镇和刚才在饭馆停车场呼吸到的空

气,这儿弥漫着醉人的芬芳。不过既然是在一个即将举行婚礼的教堂旁边,这也许是正常的。上帝大概离得不远,还有耶稣、玛丽、守护天使和主保圣人。由于他们的无形存在,空气才变得如此轻柔,才会有种特别的香气。她闭着眼睛,用肺呼吸,直到感觉有些晕眩。

爸爸一把抓住她的手, 将她从恬静的树阴中拉出来,带着她和克莱芒丝去教堂。他跟她们说,最终他要和妈妈在外面呆一会儿, 照顾阿德里扬和清洗汽车。她很开心爸爸妈妈和弟弟不会马上进入教堂。

阿德里扬,他让她不自在。她总得做模范。她需要照看他,到别人家做客时,要注意让他举止得体。如果他出什么纰漏,是她受批评:别人交代给她一项任务,她就负有责任,结果她却不够小心,也许早知如此就不该信任她。她其实挺喜欢弟弟,但这时,她乐得摆脱他,心想:我放假了。如果爸妈不来就更好了。两人的争执让她厌烦。婚礼过程中他们肯定还会继续。即使听不到,她也清楚他们会在后排的某个角落继续争吵,这多少会影响她的心情。她知道没有他们,没有阿德里扬,她会有一场美妙的经历。

教堂里人很多,有她不认识的,也有她喜欢的自家人, 家族里大部分人她都喜欢。大家都精心打扮过。洛朗丝站在那儿迎接他们。是她负责照顾伴童。她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小束花, 由玫瑰和其他野花扎

成。她领他们到第一排坐下。

宝莲看着其他孩子，想从中找出生病的小女孩，但没找到。她坐得笔直，一动不动，努力拭去脑海中关于这趟旅行的糟糕印象。小巧玲珑的教堂似乎被花淹没了。眼睛闭上一会儿，我们便能在石头的淡漠中闻到花香。

一个声音问她能否腾出一点位子。这是位女士，牵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大，有点胖，很丑的小女孩。这一定是那个在弥撒上会失态的生病的小女孩。女士问她：

“露西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”

她怯生生地回答：

“可以。”

看到这个曾勾起她好奇心的小女孩坐到自己身边，她心满意足，同时也被这张陌生的脸孔吓了一跳。她瞧了瞧她，又想到妈妈说过的话：如果小女孩在弥撒中失态怎么办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别人可能会以为是她的错，可能会责备她。她突然一阵焦虑，希望小女孩立刻消失，和她妈妈回到她们来的地方。

女士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朝着小女孩：

“妈妈会在那儿。”

她指向后面几排的一张长凳。

“弥撒中要是想来找我，转身做个小手势，我来

找你。你不要动，记住了？不要弄出声音来。否则，文森会不高兴。要乖乖的，这样文森才会高兴。能向我保证吗？”

小女孩答应了句“能”，然后就自己玩儿了。她有副奇怪的嗓子，而且不停吐舌头。一目了然这并不是出于不礼貌，而是她控制不住自己。当她吐舌头的时候，脖子也稍稍伸向前，似乎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。

宝莲觉得浑身不舒服。小女孩朝她微笑。她也拿着一束花，不停摆弄，时不时把鼻子凑过去闻闻花香。宝莲努力做出一个善意的微笑。小女孩猛地拉住她的手，紧紧抓住。她说：

“我很高兴。你叫什么？”

她说话声音很大，几乎是一种噪音。宝莲压低嗓门回答她：

“我叫宝莲。我们的裙子很漂亮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们这么漂亮是为了文森的婚礼。”

她们相视而笑。小女孩一直抓住她的手不放，宝莲不敢把手抽出。她们就这样长时间手牵着手，一起欣赏教堂。

神父走上祭坛，表情严肃，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弥撒肯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有位先生过来给伴童拍照。两排，一共十一个。本来应该是十二个，但阿德里扬还没到。不管怎样，他都不可能当伴童了，因为



他没有漂亮衣服。伴童都需要穿漂亮衣服，尤其不能在婚礼前将它弄脏。阿德里扬真是乱来。之前大家可是一再向他强调禁止弄脏衣服。

孩子们被安排在第一排，到时在照片上大家会看得清清楚楚。洛朗丝走过来，对照相师说：

“请等一等！”

她满脸堆笑，俯身对小女孩说：

“来，小乖乖。”

她抓住她的手，不动声色地强迫她离开了座位，又让第二排的奥古斯都站起来，要他坐在宝莲的身边。结果小女孩取代奥古斯都坐在后面了。

“你坐在这儿会很舒服的，我的小乖乖。”

宝莲低声抗议：

“洛朗丝，你让她坐那儿，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！”

洛朗丝奇怪地瞥了她一眼，转身对照相师说：

“好啦，您可以继续！”

奥古斯都气鼓鼓的。他本来在第二排坐在阿蒂尔和加蒂安中间挺好的，现在却不得不坐在小表妹旁边。宝莲心绪不宁。因为她的缘故，姑姑看上去很是恼火。她本应该闭嘴。可是把小女孩放在一个大男孩后面怎么说都不合理啊。毫无疑问她会什么都看不见的。不过，既然她们现在分开了，宝莲心想，万一小女孩在弥撒中出什么状况，她不用再担心受到责备。